

从“回忆杀”到“XX杀”

赵苑辰

苏州大学文学院，江苏苏州，215000；

摘要：“回忆杀”是近几年较为热门的网络流行语，同时诸多“xx杀”形式的汉语词也在交际中得到广泛使用。本文以分析词语“回忆杀”为切口，提出其语义经历了从描述某一现象到表达某种情感的转变，进一步研究其所属词群“xx杀”的构词机制和语义内涵，同时从认知心理的角度探究这一汉语同族词形成的动因。从“回忆杀”的典型性到“xx杀”整体的多面性，通过对这类词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完整地了解同族词的特性，探索汉语词汇新词边缘与基本词汇间的密切联系，为计算机处理汉语词群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网络流行语；回忆杀；xx杀；模因论

DOI：10.64216/3080-1494.26.02.059

引言

“回忆杀”是近年来流行于网络的新词，最初用于对动漫《火影忍者》回忆情节的吐槽，所以也被称为“动画语言”（百度百科）。而如今，“回忆杀”常被人们用来表达往昔回忆所引起的悲伤和感叹的情绪。其中的“杀”，在现代汉语中本是动词词性，通常做谓语，如：互相残杀、杀害、杀菌，但构成的词语“回忆杀”却具有名词性，其间的“杀”显然也被赋予了新的特性。“回忆杀”流行的同时形如“XX杀”结构的词也在人们的语言生活中涌现，如摸头杀、眼神杀等。人们广泛地创造并使用这样的词来表达自己的某种特殊的情感需要。有关这一词群学界已有的研究有唐静等人的《网络用语“XX杀”的小三角分析》^[1]、陈馨的《“杀”字构式的语法研究》^[2]以及弯淑萍的《网络新兴格式词“XX杀”解析》^[3]，唐主要运用已有的“小三角”理论从外在结构、语义、语用三大方面对“xx杀”进行了系统地分析；而陈在这三方面也都有所涉及但并不全面，弯淑萍主要是对这一构式的意义类型进行了综合分析并探索了类推的动因。对“XX杀”这一结构的研究能够使我们了解词的语素化过程以及人的心理认知与赋予的词义间的联系，从而丰富对词汇现象的认识，同时为语言信息处理提供理论支持和语料的方便。本文将以对“回忆杀”这一网络热词的分析为起点，从“XX杀”的结构类型、语义内涵、造词的心理动因和传播机制三方面对这一词群进行研究。

1 “回忆杀”的造词机制和语义发展

1.1 造词机制

孙常叙在《汉语词汇》一书中说：“在社会生活中新事物出现往往跟它相应地产生新词。”^[4]“回忆杀”的产生源于人们在动漫中对于难逃被杀命运的人物在

临死前总会出现有关他过往的画面，即“被回忆者必被杀”这一潜在定律的发现。这种造词方式与短句结构造词在语言的省略上有相似之处，其构词要素成主语和谓语的关系。

1.2 语义转变

最初的“回忆杀”还只是单纯地指称一种在某一特定的文化圈内反复出现的现象。但是，两个构词词素间的关系和意义无法用常用的逻辑解释，其内在逻辑信息随着词的形成而受到了较大程度的丢失，人们已经难以根据其外在形式清晰地了解该词的内部逻辑。“新词的创造和它所标志的事物是没有必然的和本质的关系的”^[4]，新词一经创造，语言者就会利用自己的言语经验和逻辑对它进行新的解读。因而如今的网络流行语“回忆杀”在作句子成分时，其意义已脱离原来的动漫定律而产生了新的语义，从描述一种现象转变为象征一种情绪波动。

1.3 语素“杀”的语义发展

“回忆杀”语义的转变与“杀”的语义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古汉语中最初的“杀”的语义包含动作和结果两方面，无论用什么手段，只要导致了死亡即为“杀”。秦汉律中“杀就是死，死就是杀”^[5]，两汉时期司马迁的《陈涉世家》中也有实例：陈胜佐之，并杀两尉。这里的“杀”即囊括了杀人的动作和死亡的结果。中古汉语中存在着许多表示结果意义的“杀”，如《吕氏春秋·仲秋》：“命有司申严百刑，斩杀必当。”因而中古时期“杀”的行为意义和结果意义出现了分离，在唐律中“杀就是死，死并非杀”^[5]，是说“杀”已经可以单独表示结果，同时“杀”在表示行为的时候不一定伴随死亡，这也是古代定罪量刑标准的变化和进步的体现。当时在部分语境中“杀”就已经可以只表示行为，

这种语境里“杀”通常处在“S+杀+O”的句式当中。现代汉语中“杀”的语义新质通常只是行为意义，其结果意义则分化为“死”一类常作补语的词。

“回忆杀”最初的词义中的“杀”从指称意义上说可以解释为“杀死”，即包含行为和结果意义，这可能是得到了上古汉语的认知提示，也可能是形成时在网络的传播中受到了日语语法的影响。在语义转变为表达某种情感后，“杀”就不再包括死亡的结果而是通过这种强烈的行为意义来表示情感的强烈，这之中有使用者对于感受的转喻。

2 “回忆杀”的句法分布和结构分析

2.1 句法分布

在现代汉语中，“杀”是动词，在句中通常做谓语，与名词“回忆”构成的合成词“回忆杀”是名词，具有指称的基本功能，因此在句中，“回忆杀”所作成分通常有主语，宾语。但在“回忆杀”与其所属的语境相互作用后，其语用意义不再是单一的指称意义，在一些语境中它也具有了属性义，能够修饰其后的名词。此外，“回忆杀”还会被用在新闻或相关报道的标题中单独成句，带有强调作用。

2.2 结构分析

“回忆杀”是由短句缩减成分而产生的由词和语素组合成的新词。在原语境中，以动作动词“杀”为中心，“回忆”是施事，所杀的“人”为受事，因而可以说“回忆杀”的结构类型是主谓式。“回忆杀”被人们，尤其是年轻人，不断的运用在语言交流中，渐渐固化成词，这时，“杀”已不再表示一个可以后接对象的动作动词，而是形容前面的“回忆”所带来的感受，“杀”通过降格为语素的方式与“回忆”构成了新词^[4]，“杀”也因此有了成为词根的结构基础。

可以看出，“回忆杀”中的词身“回忆”和词根“杀”之间无论是在结构上还是在语义上，其地位都是不同的，两者之间并不能均衡平等地服务于整个词的意义。词的诞生就是为了服务于语言者的表达、交际和思维，“杀”是语言者表达情感的支点，是整个词的核心，而“回忆”则是情感产生的条件之一。语言者的这种认知模式是同族词出现的重要基础。

3 “xx杀”的结构类型分析

“xx杀”通常是名词，但“xx”的构成却是多元的。以“xx”的音节个数、结构为分类标准，可以将所有的同族词整理成如下表格。

单音节名词+杀		双音节名词+杀		
		名词	定中短语	动宾短语
腿杀 腰杀 手杀 背杀		背影杀、回忆杀、笑容杀、狼人杀、颜值杀、眼镜杀、墨镜杀、西装杀、衬衫杀、领带杀、制服杀、旗袍杀、大衣杀、寸头杀、腹肌杀、锁骨杀、喉结杀、酒窝杀、虎牙杀、声音杀、睫毛杀、眼神杀、身高杀、马尾杀	剧本杀、三国杀、淘宝杀、宝贝杀	美腿杀、电眼杀、红唇杀、美背杀、细腰杀、翘臀杀、短发杀、长裙杀、直男杀、美貌杀、侧颜杀
				摸头杀、扭脸杀、捧脸杀、挑眉杀、搂腰杀、搂肩杀、抹嘴杀、怼脸杀、回眸杀、捂脸杀、歪头杀、露腿杀、咬唇杀、抱腿杀、捏鼻杀、挑眉杀

目前为止，“xx杀”仍是一个开放的极具生命力的词群，各大网络媒体的文字中仍在诞生着新的同族词。而其中的“杀”的构式早已不是现代汉语中的言语结构。现代汉语中，杀在句子中的组合结构有（1）“有生命体”（施事主体）+杀+（了）+“有生命体”（受事宾语），如：我杀了你！父亲杀了一只猪。（2）杀+受事宾语，如：杀人啦。然而在“xx杀”构式中，杀的施事主体都不具有生命，并且很多是人类的身体部位。同时“杀”的受事宾语也被省略，从而使“杀”在从外部理解时有了诸如“杀人的”形容词性功能。

4 “XX杀”的语义内涵与义位发展

4.1 语义内涵分析

目前为止“xx杀”的语义类型大多为语素义直接而部分地表示词义^[9]。正因如此，先前从未了解过这一构式的人并不能通过词内部的语素义和词义了解完整的

词义。

4.1.1 “xx”为单纯名词

“xx”部分是单纯名词时，它具有意义的方式有两种。一是直接与词本身的概念意义联系，这并不能使语言者明确其所强调的特征。比如：眼神杀，我们只能从中知道某人的眼神具有能引起特定情绪波动的特征，一般是需要看到对应的图片或是画面才能准确定位的情绪，包括飒爽、性感、诡谲甚至油腻等，并不只局限于一种情感色彩。二是词本身就具有附加意义，并常常伴有一定的民族性。如：虎牙杀，“虎牙”通过比喻造词的方式产生，具有可爱、活泼的形象色彩，因此“虎牙杀”就用来强调所指对象虎牙的可爱，让看到的人非常激动；又如“旗袍杀”：“旗袍”所描述的事物旗袍是中国服饰文化的重要部分，并且其艺术元素经久不衰，旗袍的美丽足以让人为之倾倒。

4.1.2 “xx”为定中短语

“xx”为定中短语时，语义的侧重点与单纯名词是有差异的。定中短语中的修饰语提示了施事主体的在整个词义中的最关键的语义特征，其语义的表达往往建立在对比之上。本文将定中短语词义的表达方式分为两种类型。一是缩小指称义，这种类型的短语的修饰语描述了所指称事物的某一方面或某一部分，强调了这一部分的魅力，如：侧颜杀、短发杀、长裙杀。二是用两极义场中的形容词表程度，且修饰语均具有褒义甚至赞美的色彩意义，理解了这一修饰语素的意义也就明确了词义的核心，如：美腿杀、翘臀杀。这类新词的表义效果同样受到人的主观认知的影响，但表达语义比单纯名词更为明确。

4.1.3 “xx”为动宾短语

“xx”为动宾短语时，在言语中的使用频率与前两种相当，但表义效果最好。动宾短语的语义包括动作行为及其关系对象，进入构式并固定下来后，更多地表示动作作用后的状态，因而具有很强的画面感。

4.2 义位发展探究

在某些新词中，“杀”仍能表示杀害的意义。从行为本身来说，“杀”从表示具体的杀害的动作抽象转变为对一种强烈的情绪波动的描述，其间的动因与一般的语义变化规律有很大不同。从行为的关系对象上来说，“杀”的不再是与回忆内容相关的人，而是看到回忆并感到触动的语言者。“回忆”的语义从动漫中的回忆片段扩大为能引起共鸣的一切回忆，在众多这一构式的新造词中是较为少见的，更多的新造词是在“杀”的语义发展成熟的基础上诞生的。

5“XX杀”产生的心理动因和理论分析

5.1 心理动因探究

从情绪根源上说，语言是人类用于交际和思维的工具。这一构式新词的产生需要以语言者强烈的表达需要和足够饱满的情感为基础。“xx杀”具有名词性，传达的是人们看到某种情境和画面而产生的一类对语言者而言能产生共鸣的情感。

从认知心理方面来看，这种情感之所以能与“杀”的意义相关联是在于人们在看到“xx”所指示的画面时受到较为强烈的视觉刺激从而使大脑产生某种兴奋，这种兴奋在知觉上表现为被惊艳到、受到冲击，即被“杀”到。

5.2 结合“模因论”分析传播方式

“xx杀”这一词群的产生和壮大是网络新词广泛传播的一个具体表现。模因论，以达尔文的进化论为基础，是一种用于阐述文化演进过程和规律的新理论，能较为

合理地解释部分网络流行语的进化过程^[10]。“xx杀”就可以说是一个模因，它能够被宿主，即语言者不断地复制并造出新词广泛传播也同样经历了同化、记忆、表达、传输四个阶段。在同化阶段，诸如“回忆杀”的同族词能够激发宿主去了解词的内部信息，进而产生认同感，接受并储存在大脑中，并在大脑中对整个模因进行筛选，“杀”因其新奇的言语方式和与认知的高度契合长存在了宿主的大脑当中，这是“杀”被复制而“xx”和新词内涵丰富的过程。事实上，模因只有被不断地复制并传播出去才能称其为模因，传输阶段的实现简单来说就是前三个阶段能在下一个宿主身上重复的过程。

6 结语

“xx杀”作为一个新兴的词汇现象，还有很大的扩充的空间和变化的可能，但同时相关的语料较少，所能找到的语用资料同质化也成为研究的阻碍。近年来，“xx杀”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娱乐媒体的报道和文案中，其语义内涵也变得肤浅和通俗化，有些新词的语用价值相较于之前的“回忆杀”也大打折扣。但无论如何，“xx杀”网络新词的涌现无疑是对汉语词汇的扩充，对语汇的演进有着预示和引导的作用。

参考文献

- [1]唐静,王玲娟.网络用语“XX杀”的小三角分析[J].汉江师范学院学报,2021,41(01):105-111.
- [2]陈馨.“杀”字构式的语法研究[J].北方文学,2020(24):120-121.
- [3]弯淑萍.网络新兴格式词“XX杀”解析[J].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2017,No.666(11):111-113.
- [4]孙常叙.汉语词汇[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81-82,123-125.
- [5]刘晓林.唐律中的“杀”与“死”[J].政法论坛,2020,摘要.
- [6]孙道功.音译外来词语素化的制约参数考察[J].语言文字应用,2018(02):44-51.
- [7]周文婧.浅谈从“杠精”到“X精”[J].汉字文化,2020(11):27-29.
- [8]帅志嵩.“杀”的语义演变过程和动因[J].语言科学,2011,10(04):365-374.
- [9]符淮青.现代汉语词汇[M].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6.3-25.
- [10]凌云.模因论视域下网络流行语及其文化阐释[J].江西社会科学,2019,39(08):234-239.
- [11]张律.汉语“鬼”词群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15,1.1,16-32
- [12]王秋玲.“杀”字的语根探求与形义关系分析[J].知音励志,2016(08):230-231.